

## 莫放棄嘗試的機會

張昌邦

在面臨試煉自己的機會時，我們時常會為自己找到一些規避的理由，譬如：

「我還沒準備好呢！」

「最近太忙了，以後再說吧！」

「失敗時太難為情了！」

遇到這種情況時，我們何不試著反問自己：

「如果我現在還沒準備好，我何時能完成準備？」

「如果我最近太忙，我何時可以不忙？」

「我何時可以萬無一失，絕不失敗？」

假如我們無法為這些問題找到明確的答案，那我們所列舉不去嘗試的理由，顯然是一種推托之詞。

缺少接受挑戰或試煉的勇氣，可能是我們放棄嘗試的最大原因。沒有嘗試的勇氣，就不可能對現狀有所突破，也不可能品嚐到成功的滋味，更無從培養出面對艱難險阻，克服障礙的高昂鬥志。難道如此安於現狀就可使我們永遠滿足？

在人生道上，我們會遭遇到一連串嘗試的機會，事實上，我們對人生的體驗，也是藉由一再的嘗試而充實。每一次的嘗試就是一次轉機，也是邁向進步、接近成功的一步，個人的自信心也在歷次的嘗試中建立起來。

我們應該瞭解，如果嬰兒不去試著站起來，他就必須一輩子爬行；如果我們一再放棄嘗試的機會，那我們就永遠停留在原地，當我們到了生命的盡頭，將會遺憾地發現，我們的人生仍有那麼多應該填補的空白。

當然，在嘗試的歷程中，難免有失敗，但那一個成功的人沒經歷過失敗？放棄嘗試的人並不比失敗者更值得尊敬！因為縱使是失敗，至少他已成功地表現出他那無畏於嘗試的勇氣，並為下一次的嘗試建立了成功的基礎。

「放棄嘗試絕無成功，成功伴隨嘗試而來。」你何不試一試？

## 明日的笑靨

栞 涵

如果，生命有如一株樹，我們希望它結實纍纍，也希望它花葉扶疏，更希望它頂天立地，傲岸不屈。但，我們必先將根深深地埋進土裏。往下紮根，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卻是如此重要。紮根的工作做得愈好，將來面對惡劣的環境也就愈經得起考驗。

樹，以美麗的花朵燦爛了世界，以甜蜜的果實奉獻給人類，更以濃密的枝葉擋去風沙，遮蔽酷日，贈予大地一片青綠，更給疲憊的旅人一地清涼。而我們，曾為我們生存的世界，提供了什麼樣的努力及成果呢？

有些人老是將一己的不如意歸咎於時運不濟，自怨自艾，不圖振作；但，畫地自限、自甘墮落的結果祇註定是個悲劇。事實上，我們也曾看到許多真正身處困境的人，反而積極向前、樂觀奮鬥，也終於贏得無數的掌聲，而攀摘別人所歎羨的成功。

沒有人能事事順遂，也因此，誰能在最後展開笑顏的才是真正的笑。當我們胼手胝足辛勤耕耘，揮淚揮汗埋首工作時，這一切的努力原為的是明日的笑靨——更美好的遠景。在我們歡呼收穫，面對輝煌成就的當兒，我們知道：所有的辛勞並不曾白費。我們曾支付了多少，我們也必將獲得多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在生活裏，它是一句簡單的言語，卻也是真理。

我好喜歡泰戈爾的一首小詩：

讓生時麗似夏花，

死時美如秋葉。

不知生，焉知死？若我們生而為人，不能熱愛世界、擁抱生命，死後的世界又何足關心？因此，當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能不拚命去追求、去把握一切可能的希望、光明和愛——瞭解和關切我們周遭的人或物，活得興致盎然、生氣蓬勃？如此，當生命的最後一刻來臨，我將坦然接受它而毫無畏懼。像一株曾是枝頭綻放的新綠，隨著時序的更換，它枯黃、萎謝，終於辭別枝頭，靜靜地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讓我們以歡欣的心情去迎接每一個即將來到的日子，那是美好而又嶄新的一天。我們努力地工作，生活也必像綻放的花，輕輕搖曳於微風之中，讓日子更為充實，世界更為和諧，微笑永恆佇足。

# 春之懷古

張曉風

春天必然曾經這樣的：從綠意內斂的山頭，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花面，一首淅淅然的歌便從雲端唱到山麓，從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隻小鴨的黃蹼，唱入軟溶溶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樣嬌，那樣敏感，卻又那樣渾沌無涯。一聲雷，可以無端地惹哭滿天的雲，一陣杜鵑啼，可以鬥急了一城杜鵑花。一陣風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則則白茫茫、虛飄飄說也說不明，聽也聽不清的飛絮，每一絲飛絮都是一株柳的分號。反正，春天就是這樣不講理、不邏輯，而仍可以好得讓人心平氣和。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裡千宅萬戶的屋樑受盡風欺雪凌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然後，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因長期虔誠的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

而關於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在《詩經》之前，《尚書》之前，在倉頡造字之前，一隻小羊在嚙草時猛然感到的多汁，一個孩子在放風箏時猛然感覺到飛騰，一雙患風痛的腿在猛然間感到的舒活，千千萬萬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紗的手所猛感到的水的血脈……當他們驚訝地奔走互告的時候，他們決定將嘴噉成吹口哨的形狀，用一種愉快的耳語的聲量來為這季節命名——「春」。

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雙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鳥全不是好的數學家，他們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終於還是不敢宣布統計數字。

至於所有的花，已交給蝴蝶去點數。所有的蕊，交給蜜蜂去編冊。所有的樹，交給風去縱寵。而風，交給簷前的老風鈴去一一記憶、一一垂詢。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或者，在什麼地方，它仍然是這樣的吧？穿越煙囪和煙囪的黑森林，我想走訪那躑躅在湮遠年代中的春天。